

刘德濒 作品
长篇小说

The Untold Story of Tibet

What on earth happened to Tibet before 1959

西藏秘密

1959年以前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


西藏人民出版社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西藏秘密

1959年以前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


西藏人民出版社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西藏秘密 / 刘德濒著. -- 拉萨: 西藏人民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3.3

ISBN 978-7-223-03557-6

I . ①西… II . ①刘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00595 号

西藏秘密

作 者 刘德濒

责任编辑 伍绍东 李海平

装帧设计  所以设计馆

出 版 西藏人民出版社
天津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 邮政编码 850000

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

北京发行部: 100013 北京市东土城路 8 号林达大厦 A 座 13 层
电 话: 010-64466473

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(电话: 010-83670231)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16 开 (700 × 1000 毫米) 字 数 600 千

印 张 40.5

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23-03557-6

定 价 5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上部

第一章 小活佛的三个预言 / 2

第二章 谁将出任摄政 / 7

第三章 德勒噶伦的儿子死了 / 16

第四章 只有你能拯救德勒府 / 23

第五章 我和仁钦父子同归于尽 / 40

第六章 德吉房间的香水味 / 48

第七章 旺秋是忠诚的大管家 / 59

第八章 如果我能瞒过土登格勒 / 6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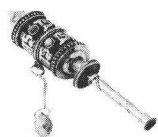
第九章 藏獒识主人是狗的天性 / 83

第十章 汪丹和洛丹都知道扎西的底细 / 99

第十一章 三位不速之客 / 114



目录



第十二章 兰泽小姐被劫了 / 123

第十三章 脚下的石头越上了额头 / 135

第十四章 政教合一制度是万恶之源 / 154

第十五章 兰泽依然昏迷不醒 / 161

第十六章 初识小喇嘛白玛多吉 / 174

第十七章 扎西一夜未归 / 181

第十八章 白玛被噶厦的官差抓走了 / 200

第十九章 我儿子才是德勒府正宗的骨系 / 214

第二十章 布达拉宫脚下的请愿活动 / 233

第二十一章 娜珍搬来了多吉林活佛 / 252

第二十二章 没有假冒的德勒少爷 / 266

第二十三章 格勒为什么提出离婚 / 274

第二十四章 娜珍的心头之患 / 284

第二十五章 阿觉是吉塘活佛的转世灵童 / 299

第二十六章 半段姻缘，半场兵灾 / 306

下部

第二十七章 帕甲的百密一疏 / 332

第二十八章 德勒府正在筹办婚礼 / 34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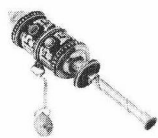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九章 那个院子已经是一片废墟 / 367

第三十章 德勒驮队的空箱子 / 383

第三十一章 娜珍知道大祸临头了 / 396

第三十二章 藏军血洗热振寺 / 417

第三十三章 放一个喇嘛需要多少钱 / 429





第三十四章 达娃央宗不辞而别 / 441

第三十五章 白玛应征去了昌都前线 / 452

第三十六章 久违了，德勒府 / 465

第三十七章 德勒府的青稞有毒 / 479

第三十八章 白玛驮队的神秘使命 / 498

第三十九章 阿觉出手赢回了小姨妈 / 515

第四十章 割掉强巴的舌头 / 535

第四十一章 达赖喇嘛的圣物 / 547

第四十二章 有一个人可以挽救阿觉 / 571

第四十三章 阿觉是唯一的贵族代表 / 587

第四十四章 强巴写出心中的秘密 / 598

第四十五章 玛尼堆见证历史时刻 / 621

上部

第一章 小活佛的三个预言

扎西被庄园里的景象惊呆了。

满眼望去，院子里的人横七竖八倒毙在地，都已经断了气。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他们的尸体有的叠压在一起，挤在井台边上；有的抱成一团，蜷缩在碉楼的石墙下；还有的暴晒于院子中央，在灼热的阳光下，开始腐烂。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腥臭味儿，一阵阵地往扎西的鼻孔里钻。

“又被那个小活佛说中了！太不可思议了！”扎西头皮一阵发紧，那个还不到十岁、说话奶声奶气的孩子，他的第二个预言也应验了。

扎西顿珠是多吉林寺的喇嘛。这座寺院离拉萨有半天的脚程，深藏于彭波格拉群峰之间的一个山坳里。从七岁起，有二十多年的时间扎西都是在这里度过的。他是曲水宗一个差巴^①的儿子，藏历火羊年^②，他阿爸把收获的青稞都交了领主的高利贷，还没过冬，全家人就断了口粮。扎西差点儿饿死，幸好遇见了多吉林活佛。那天，活佛在羊措雍湖畔做法事，他带领一群喇嘛神情专注地诵读着经文，忽然看见自己的僧袍下面竟然伸出了一只脏兮兮的小手，活佛惊诧，没声张，他注视着那只小手从藏桌上抓到了一块风干肉，又迅速地缩了回去。多吉林活佛低头打量自己的僧袍下摆，怎么看都看不出里面会藏着一个人。那时候的扎西瘦骨嶙峋，还没有扫地的笤帚高，恐怕也比笤帚粗壮不到哪儿去。活佛慈悲，他把扎西领回拉萨，留在身边。扎西成了一名服侍活佛生活起居的童僧。小扎西聪明伶俐，进寺不到一年竟然偷偷学会背诵《正理启门集课》。这让活佛心生欢喜，他免除了扎西日常所做的杂役，破例让他进入学僧的行列，开始系统地学习增上三学，修证佛法。

在扎西应该学习五部大论的时候，活佛送扎西去林周宗的热振寺，让他在热振活佛御前听经。扎西受过比丘戒之后，他不再满足寺院里按部就班的日子，决定一个人托钵云游印度，去巡访佛祖释迦牟尼留下的圣迹。这一走就是十年，他浪迹印

① 差巴：西藏农奴等级中的一个阶层，主要依靠租种领主的差地为生。

② 藏历火羊年：藏族地区所使用的历法编年，即公元1907年。

度各地，噶伦堡、加尔各达、孟买、德里都留下了他的足迹，他认识了这片大陆上行行色色的人，上至颐指气使的英国爵士、衣饰华贵的印度土王，下至走街窜巷的脚夫、乞讨市井的苦行僧。当然，扎西接触最多的还是侨居印度的藏族人，他们来自西藏、青海、四川、云南。扎西从他们那里得到供养，作为回馈，他画唐卡送给他们，遇见有人去世，他也去人家里念经超度亡灵。

三个月前，扎西来到印度北部的那烂陀。这里曾经是闻名世界的佛教修学中心，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之一。它在鼎盛的时候，曾有学僧逾万人，辩经论道的声音经年不绝，甚至消融教区上空的云雾。到了12世纪，土耳其和阿富汗的伊斯兰军队侵入印度，这座佛教圣地一夕之间毁于兵燹。扎西走近那烂陀的时候，已经是傍晚时分。在夕阳的余晖之中，饱经岁月雕蚀的残垣断壁呈现在扎西面前，让他神情不能自主，好像一种来自天际的力量激荡着他的内心，让他穿过苍茫的时空与佛对话。他感到诸佛诸菩萨就在他的周围，他竟然不自量力地挥舞着手臂，击掌顿足，要与神明们展开一场辩经。

正当扎西手舞足蹈高谈阔论的时候，有人在他的身后狂笑不止，那不是佛菩萨的声音，而是人的声音，是一个孩子幼稚的笑声。扎西有些不快，转过身去，看见一个身穿绛色僧袍的孩子站在废墟的台阶上。从他上身的锦缎小坎上可以断定，他不是一个小喇嘛，而是格鲁派哪个世系的小活佛。在如此荒凉的地方遇见一位同胞，实属难得。

扎西转过身去，关心地问：“你从哪儿来？”

小活佛笑嘻嘻地说：“我从王舍城来。”

扎西又问：“就你一个人？”这位小同胞的身边竟没有一个陪同的大人，不能不让扎西感到费解，他难道从天而降？

“他们磨蹭，落在了后面。”

听了这话，扎西心里有了底，这位小活佛应该和自己一样，是从西藏来印度朝拜圣迹的。王舍城是佛陀正觉前修习、正觉后弘法的地方，佛教史上，僧伽们第一座精舍就位于此城之中。小活佛不再理睬扎西，他爬上一段矮墙，在上面蹦蹦跳跳地玩耍起来。

最后一抹天光暗淡下去，扎西左顾右盼还不见与小活佛同行的人出现。扎西只好拦住这个贪玩的孩子：“天黑了，你一个人在这儿很危险。我也要去王舍城，你跟我一起走吧。”

小活佛看出扎西的疑虑，仍然笑嘻嘻地说：“你不用担心我，我倒是担心你哪。”

“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”

小活佛指着北边若隐若现的山峦说：“翻过喜马拉雅山，那边就是西藏。你不

是要回去吗？”

“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们的寺庙在那边，不管离开多久，都得回去。”

扎西觉得这个孩子很睿智。在冬季翻越喜马拉雅山确实是一种冒险，严寒、风暴、雪崩很可能不期而遇，每年都有香客丧生于山路上。

小活佛见扎西一脸不以为然，突然认真起来，瞪着大眼睛盯着扎西：“第十六绕迥水鸡年和木狗年^①之交，西藏有避不掉的凶兆。你这个时候回去，都赶上啦。”

扎西更觉得这个孩子有趣。看他的年纪，和自己当年入寺时相差无几，也许刚开始诵经，对佛法有了一知半解，他就玄玄乎乎地预知未来，小大人一样。

扎西逗他：“那你来说说，西藏会有什么凶兆呢？”

小活佛调皮地说：“我不告诉你。”

扎西笑了：“我看你啊，什么都不知道！”

“我开示给你三个预言，你要保密，可不许告诉别人，泄了天机。”小活佛神秘地说。

看着小活佛一本正经、有模有样的神情，扎西更觉得好笑了：“你说吧，我保密。”

“达赖喇嘛快死了。”他怕扎西不信，又说，“我看见布达拉宫的金顶上放着酥油灯，一排排，一片片，快把天照亮了，师傅们还敲响了达嘛鼓。”

扎西心中一沉，在西藏，只有达赖喇嘛圆寂才会如此，达嘛鼓低沉悲伤的鼓声是向僧俗民众报丧的。这种话出自一个孩子的嘴里，如同玩笑。不久之后的事实却出乎扎西的意料，扎西刚一进西藏的亚东镇，就听到从拉萨来的商队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了。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小活佛的预言真的应验了。扎西不免后脖颈子冒凉风，因为小活佛的第二个预言是，高原上会有一场大的瘟疫，死很多人。第三个预言是有关扎西的，你身上有血煞之气，不知是牢狱之灾，还是皮肉之苦。

在废墟上的那个晚上，一直到了后半夜，扎西也没等来小活佛的陪同，两个人就在一段残墙下面找了个避风的角落睡着了。当扎西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清晨，他发现小活佛不见了，奇怪的是他没留下一点儿痕迹，连他倚靠过的地方，荒草都没被压倒。小活佛就仿佛是晨雾，轻飘飘的，随着太阳升起渐渐消散了一样。扎西有些恍惚，昨天，准确地说是昨天夜里，真的见过这个人吗？是自己的幻觉，还是一个梦？

从亚东去往江孜的路上，扎西听说一些地方发生了瘟疫，他也遇到两股躲避瘟疫的农奴，朝藏南逃去。但是，直到走进夏麦庄园之前，他都不愿意相信那个该死的预言会再次应验。夏麦庄园是离古城江孜不远的一个大庄园，他的领主是拉萨城

^① 第十六绕迥水鸡年和木狗年：即公元1933年、1934年。

里赫赫有名的德勒府。扎西当年去印度的时候，途经这里，曾经向夏麦总商讨过布施，这次算是故地重游。扎西一进村庄就感觉不对劲儿，村庄里静得吓人，满街牛羊没有农奴看管，四处游荡。

“人呢？村里的人呢？”扎西心里犯嘀咕，他大声嚷嚷给自己壮胆。

四周静悄悄的，没有任何回音儿。扎西来到庄园高大的门楼前，见门前空无一人，就冲着里面喊：“夏麦总管，我从印度回来了，我是扎西喇嘛，扎西顿珠啊——”

庄园里依然没有人应答。扎西推开院门，进了庄园，竟然发现里面的人都染上了伤寒，多数已经死于非命。只有夏麦总管和一名仆人还有一丝气息，仍然活着。瘟疫，这是百年不遇的大瘟疫。扎西后悔自己看走了眼，忽视了那位小活佛的话。他年纪虽小，却能预知未来，是个大修行者。但现在一切都晚了。眼下毕竟还有两个活着的，扎西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直奔碉楼下面的酒窖，希望能找到一些烈酒。果然，他在酒窖里找到了一坛子四川产的泸州老窖，这可是好东西，它可以消毒去瘟，也许能救活夏麦总管。

扎西抱着酒坛从酒窖里跑出来，竟然一头撞在一个汉子的怀里，汉子吓了一跳，惊慌地往外逃。扎西叫道：“你别走，别走，留下来一起救人！”

汉子这才停下脚步，站在不远处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扎西。扎西也看着他，一个穿着上等缙缙的中年人。汉子突然惊恐地大叫：“少爷，是你……不对，你是谁？你是人是鬼啊？”

扎西猜想这个贸然闯进来的汉子，一定吓破了胆，他没时间跟他多啰唆，还是救人要紧。扎西奔到夏麦总管的身边，扒掉他的衣服，开始用白酒在他前胸搓了起来。这汉子叫刚珠，是德勒府骡马驮队的总管。他和德勒府的少爷其美杰布从印度办货回来。今天一早，刚珠骑着骡子离开行动缓慢的驮队，走在头里，是来通知夏麦总管去接迎德勒少爷的。不承想，全庄园的人都死光了，只见到一个奇怪的喇嘛。这喇嘛的相貌与少爷实在太像了，简直就像一对孪生兄弟。刚珠怯生生地靠近扎西，也学着他的样子搓起酒来。刚珠问道：“你是谁啊？”

“我不是鬼，是人。释迦佛的弟子。你叫我扎西喇嘛吧。”

“你……你怎么在我们家的庄园里，从哪儿来？”

“我刚从印度回藏，经过这里。我是僧人，不能见死不救。”扎西一边忙着搓酒，一边回答他。

夏麦总管突然抽搐起来，口吐白沫，一会儿就不动了。刚珠一见总管死了，怕把伤寒传给自己，吓得扭头要跑，被扎西一把拽了回来。扎西往他手上倒了些白酒，拿过桌子上的酥油灯凑到刚珠手边，一团酒火轰的一声燃烧起来。刚珠吓得满地乱蹦，夺路而逃。

汪丹和洛丹往火堆里扔了两块牛粪，很快一壶茶就烧开了。他们在这个废弃的古寺里等了扎西一个下午，有些不耐烦了。汪丹和洛丹是表兄弟，典型的康巴汉子，脾气急躁，为人仗义。他们在印度噶伦堡参加了雪域同志会，那是一个企图推翻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秘密团体，鼓吹革命，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。他们第一次见到扎西的时候，是在同志会会首的公寓里，扎西正把一本英文书的内容翻译给会首听，汪丹只记得那书叫《乌托邦》，具体的内容他记不住，反正是一本憧憬建成美好社会的书。汪丹是会首的同乡，又是会首忠诚而狂热的追随者。扎西是会首的座上宾，自然就是他们的同路人。半个月前，雪域同志会被英印政府的警察局发现了，英国人出动大批军警查抄了会首的住所，会首被捕。汪丹和洛丹当时正在郊区一个印度人家家里印刷传单，他们听到风声，吓得仓皇出逃。一口气跑到锡金首都甘托克，才敢停下脚来。

他们和扎西在异乡相遇，绝对是巧合。汪丹和洛丹犹如落魄流浪者，在甘托克的街头见到扎西，像是找到了同路人，他们央求扎西去拉萨给雪域同志会的伙伴们报仇。扎西虽然不同意他们的过激行动，但还是与二人结伴而行，沿着喜马拉雅山北坡徒步下来，到了西藏重镇江孜。

扎西从夏麦庄园回来的时候，已经繁星满天。他心里像架了一副驮子，沉重得喘不过气来。他看见汪丹和洛丹正在牛粪火堆前整理行李。汪丹不留神，竟从他的包袱里掉出来一颗手雷。扎西马上就想到了“血煞之气”，难道这就是小活佛的第三个预言？“你们去拉萨报仇，太盲目，太危险。”扎西连忙劝阻汪丹和洛丹。

汪丹不听，气愤地说：“此仇必报！会首被抓，组织被破坏，是拉萨的噶厦^①政府指使英国人干的！我打听过了，一个叫仁钦的噶伦^②给英国总督连拍了八封电报，整个抓捕行动都是他一手策划的。我们这次回西藏，非宰了他不行！”

“你们要暗杀他？”

“对，不杀了仁钦那狗官，我们回拉萨干什么！”

“就凭你们两个？你那一身咖喱味，逆风两里地都能闻到，还没等到拉萨，噶厦的官兵就把你五花大绑了！”

洛丹在边上看着两个人吵个不停，突然嚷嚷起来：“你们两个吵了一道了，有完没完啊？”

① 噶厦：全称噶厦朗杰，官员议事会。清乾隆十二年，在布达拉宫下侧建造了噶伦居德厦，意为官员常住的地方。后来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代名词。

② 噶伦：西藏地方政府的主事官员，依清朝官制为正三品。共有四位，一位僧官，三位俗官。

“扎西，你胆小，你不敢去，别拦着我们！”说完，汪丹便嚷嚷着睡觉，一会儿竟真的打起呼噜来。扎西无奈，也找个背风的墙角，倚在那里昏昏睡去。

睡到半夜，扎西被冻醒，他发现牛粪火快灭了，冒着半死不活的青烟。汪丹和洛丹竟然不知去向，而自己的行李也一块失踪了。扎西一激灵跳了起来，他冲出古寺的土墙，四下察看，早已不见他们的踪影，扎西冲着远处的黑夜大叫：“汪丹——，你个蠢牦牛，洛丹，你俩死哪儿去啦！”

扎西心里明白，偷走自己的行李，一定是汪丹的主意。没有吃的、用的，扎西将寸步难行，这是阻止他追踪他俩去拉萨的最好办法。他不想勉强扎西参与这个冒险的暗杀行动，这让扎西更加不安。人被仇恨冲昏头脑的时候，就失去了理智。他们一心复仇，这不是找死吗？扎西抬腿想去追他们，结果被什么东西绊倒，摔了一个跟头。他起身察看，原来地上的尘土中露出一截石片，石片上的佛像清晰可见。扎西伸手拿起那块石片，石片的正面是一尊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相，翻过来，背面依然刻着佛像，是观世音菩萨的愤怒相。扎西正看得饶有兴趣，忽然听到风声中华伴着奇怪的声响，他惊慌地抬头望去，迎面的一堵土墙轰然倒下，刹那间，尘烟翻腾。

第二章 谁将出任摄政

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是藏历第十六绕迥水鸡年^①冬天圆寂的。

罗布林卡^②的坚色颇章朝佛殿里，噶厦政府的早朝政务会快要开始了，僧俗官员们有的刚来，正在殿中走动；有的早来了，已经坐在卡垫上，面色焦躁不安。人们私下里嘀嘀咕咕，议论纷纷。“佛爷走得太突然，没有一点儿预兆，不可思议啊！”

“你昨天晚上听见了吗？……听见什么？……唉，后半夜，东北方向隆隆作响，是地下传来的声音……一定是邪魔在作祟，我们要尽早祭请护法神。”

“卫藏各地都出现了瘟疫，拉萨街头也在死人……凶兆啊，凶兆。”

大殿佛龕下面的宝座上摆放着一件达赖喇嘛生前穿用过的披风，代表他的存在。几个大喇嘛在向达赖的宝座磕头，伤心欲绝。德勒噶伦刚走进大殿，便看见大家乱哄哄的，他脸色一沉。负责维持会场秩序的森格喇嘛见状，将手中的铁棒向地上“咚咚”地狠狠磕了几声。他大吼：“安静！安静！德勒噶伦驾到！”现场顿时安静下来。

^① 藏历第十六绕迥水鸡年：公历 1933 年。

^② 罗布林卡：意为宝贝园林，在布达拉宫西南方向，是历辈达赖喇嘛夏季生活起居的地方。因此也被称做夏官。

德勒噶伦六十岁左右，是西藏地方政府主事的四大噶伦之一，在官员中很有声望。德勒在自己的卡垫前坐下，他含威带怒地审视着众人，说道：“虽然达赖佛爷驾云西去，可我们噶厦政府不能乱！今天，各位噶伦、孜本^①、仲译钦波^②、大活佛、大堪布^③都在，我们要拣最要紧的事办，依照中央政府的章程和西藏老辈的惯例，在达赖佛爷圆寂、佛榻空虚或者达赖灵童年幼不能理政的时候，西藏地方要选出一位摄政总理政教事务，报请中央政府批准。”

一位大活佛在座位上起身，附和着说：“德勒噶伦所言极是，今天当务之急是推举出摄政，将人选尽快报送中央政府！”

一位头戴着黄碗帽的官员上前奉承：“我要推荐一个人，此人德高望众，深得佛爷的信任。他就是德勒噶伦。”

官员们开始交头接耳，频频点头，表示赞成。德勒噶伦起身，冲众官员摆了摆手说：“我年事已高，已成老朽了，不敢担此重任。各位同僚，其实有一个合适的人选，二十多年来，他一直服侍佛爷左右，离佛爷最近，领会佛爷的心思最深。我们今天开会的这座宫殿，就是达赖佛爷用他的名字命名的，叫坚色颇章，可见佛爷对他的信任和倚重。”

那位叫坚色的僧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，曾是达赖喇嘛的侍官长。他一直坐在卡垫上不言声，闻听此言，面露庄严。

此时，仁钦噶伦带着一批官员从宫外进来，他也六十多岁，一脸的霸气。他听到德勒的发言，突然大笑：“高论！德勒噶伦，高论啊！你说的是坚色侍官长吧？”仁钦噶伦和德勒噶伦是政治对手，势均力敌。佛殿内气氛骤变，众人顿时安静了。

德勒扭头看了看他，开始反击：“好久没见，仁钦噶伦久病初愈，这么个笑法，别震坏了你身子骨。”

“在下的贱体不足挂齿，倒是佛爷说没就没了，让我一肚子谜团。”仁钦说完，便径直走到达赖喇嘛的空座位前叩拜。仁钦磕完头，转过身来边环视大家，边说：“今天最要紧的事儿不是选摄政，而是让坚色侍官长对达赖如意宝贝的死有一个交代。”

坚色一愣，既而坚定地问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众所周知，佛爷身体一向健康如常，怎么会突然卧病不起？”仁钦答道。

① 孜本：西藏地方政府负责财税征收、审计的机关，称作“孜康”。孜本为孜康的主官，共四名俗官，依清朝官制为正四品。

② 仲译钦波：西藏地方政府秘书处的秘书长，共有四位僧官，依清朝官制为正四品。他们负责审核公文政令，管理全藏寺院，负责僧官的升迁任免。

③ 堪布：寺庙的住持，是一个寺院或扎仓的宗教首领。

“这你应该去问佛爷！”坚色不甘示弱。

仁钦高声地质问：“我应该问你，佛爷病了，你为什么不通知噶厦官员，让我们来探视？”

坚色脱口而出：“佛爷说，他不想见穿黄缎子的人。”

此话一出，惹了众怒，大家愤愤不平。仁钦见状，煽动众人：“这里正在召开噶厦政府的机要大会，穿黄缎子的人都是有品级、有爵位，是中央政府恩准的重臣。他不想见我们？你们信吗？”

大殿里一阵骚动。

仁钦更加张狂：“我不信！……坚色大人，你是不可能穿黄缎子的，因为你只是宫里的一名看家护院的奴才。”

坚色腾地站起来，怒目以视：“你说什么？！”

“宫里的奴才接受僧俗官员的质询，你要站起来回话！这是西藏千百年来的老规矩！你，到大殿中间来！”仁钦咄咄逼人地说。坚色脸涨得通红，站立不动。

“我怀疑有人毒死了佛爷！”仁钦噤伦挑衅地说。

坚色怒目圆睁：“你这是信口雌黄！”

德勒噤伦忍无可忍，只好开腔：“仁钦噤伦，过于耸人听闻了吧！今天，你是何居心？非要把这好端端的官员大会闹得乌烟瘴气不成？”

突然，朝佛殿外传来一阵纷乱的脚步声，一队穿氍毹军服的藏军荷枪实弹，在两名军官的带领下，冲进了院子。负责坚色颇章警卫的武装喇嘛和穿英式军装的藏军立即警觉起来，双方发生对峙，藏军官冲天放了两枪。大殿内的人听到枪声，侧目观望，透过殿门可以看见，台阶上增加了藏军的岗哨，刀枪林立，一片肃杀。一名官员从外面跑进来，悄悄地告诉德勒，外面布防了很多藏兵，是藏军第二团的，仁钦噤伦调来的。德勒闻听，心中一沉，但脸上依然保持着镇静。

仁钦见自己的兵力控制了殿外的局势，继续向德勒发难：“你真觉得达赖佛爷是寿终正寝？”

“没错！我和众官员都已经查验、拜祭过佛体，没发现丝毫异样。你怎么能说达赖如意宝贝是被毒死的？”德勒噤伦反问。

仁钦噤伦指着坚色，大声地说：“你要问他！藏药‘祛感英雄十四味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德勒噤伦感到意外，疑惑地看着坚色。坚色脸色掠过一丝慌张。

另一位噤伦上前询问：“坚色侍官长，佛爷真吃过藏药？”

坚色点了点头。

“你大声回答我！佛爷是吃过药，还是没吃过？”仁钦噤伦不依不饶。

坚色理直气壮：“吃过！怎么着？”

仁钦大声喝斥：“佛爷吃了这味药之后，不到三炷香的工夫，就圆寂了。你还不知罪吗？来人哪！教教他当奴才的规矩！”

大殿外面的藏军官冲了进来，把坚色按倒在地。坚色身边的几位僧人要冲上去抢夺坚色，德勒一挥手，僧人们只好停下脚步，怒目以视。

坚色挣扎着，大叫：“仁钦，你个老混蛋，佛爷就是不愿见你！佛爷讨厌你！”

仁钦发号施令：“把这狗奴才的官服扒了！扒了！”

德勒已经没有退让的余地，他猛地站起身来，一脚把面前的藏桌踹倒，巨大的声响让众人安静下来。德勒大吼：“我看谁敢！”他逼视着仁钦，仁钦也盯着他，两个人在心里较力。片刻，仁钦软了，冲着自己的人示意，藏军官等把坚色松开。

德勒面带怒色：“达赖佛爷法体未寒，有人竟这样侮辱他生前宠信的官员，这是一场阴谋！是不择手段的政变！”

仁钦针锋相对：“德勒噶伦，佛爷死得蹊跷，你也有责任查明真相。”

德勒看都不看他，向众人宣布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。然后，派人送坚色回僧舍休息。德勒见坚色已经安全离开，才愤然离场。德勒噶伦回到家，他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了，躺在床上大汗淋漓。少奶奶次仁德吉让仆从药王山请来了藏医嘉措，给德勒噶伦念了经，施了藏药，德勒噶伦这才安定下来。德勒噶伦对坚色的忠诚深信不疑。所以今天，他力推坚色出任摄政，这样，西藏就能平稳度过这段权力更迭的动荡期。但他太小看自己的政治对手了。

次仁德吉是德勒府大少爷其美杰布的媳妇，她不但人长得标致，还精于谋划，是拉萨城里有名的大女人。德吉送嘉措出了庭院，见四下无人，才问：“老爷的病怎么样？”

嘉措喇嘛摇头，轻声地说：“恐怕……是染上了伤寒，小僧没敢跟老爷说。”

德吉一惊，她让管家旺秋给嘉措一卷藏钞，算是赏他的茶水钱。嘉措接钱正准备走，又被德吉叫住：“慢着。”她伸手把自己腕上的翡翠镯子褪下一只，上前将镯子放在他的手上。

“嘉措先生，拿着吧，你知道为什么。”次仁德吉的话里透着凌厉，含威不露。

嘉措惊恐万状，忙说：“少奶奶，就是把小僧的嘴打烂，老爷的病情，我也不敢对外人多欠一句嘴。”

德吉笑了：“瞧你说的，我还信不过你吗？藏历年快到了，听说你要回山南看望阿妈，把这个捎给她，老人家一定喜欢。”

嘉措喇嘛更深地鞠躬，慌慌张张地离去。望着藏医远去的绛紫色背影，德吉深